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應齋雜著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提要

應齋襍著六卷　　別集類三宋

臣等謹案應齋襍著六卷宋趙善括撰善括宋史無傳惟宗室世系表載有此名為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代孫考集中有趙運幹墓誌銘稱同姓兄可大藝祖七世孫與宗室表世次相合蓋即其人然表亦不詳其爵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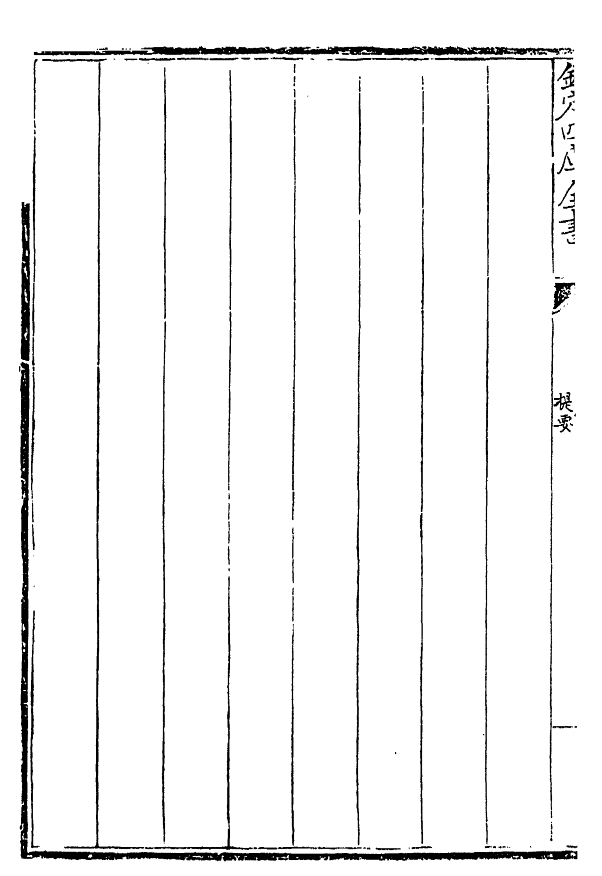
今案集中迭黄樞密知隆興府啟有一壓爲氓應脩桑梓之敬語則籍隷隆興祭漢陽趙守文有仙源同盟雁塔俱第語則嘗登進士得常熟宰謝政府啟有奮身科第十載之遇語則釋褐爲常熟令賀趙樞密啟有贅員别駕叨禄京畿語又有長沙倅署磬沼詩則由縣令倅郡與湖北張安撫啟有叨把一麾深慚共理語又有鄂州上殿三劄子則由郡倅

知鄂州謝宰執啟有方懷溝壑之虞遽增幕府之數語謝湖南帥啟有四十年低徊州縣三萬里奔走塵埃語則任滿閒居復充幕職又有次計幕諸友韻詩謝岳漕啟則終于岳州漕佐也是集宋志不載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為六卷宋人奏議多浮文妨要動至萬言往往晦蝕其本意善括所上諸劄率簡潔切當得論事之要如陳

紛更之弊糾賞罰之失皆深中時弊而永樂中修歷代名臣奏議乃不載其一字未明何故詩詞多與洪邁韋甫唱和而與辛棄疾酬贈尤多其詞氣駿邁亦復相似觀其金陵有感詩有謝安王導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句其不滿於湖山歌舞文恬武嬉意趣蓋與棄疾等固宜其相契也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應齋雜著卷一

宋 趙善括 撰

奏議

建明奏議

臣聞古之人臣建功立業者皆有一定之謀其始為之甚難故其終成之常易如漢之韓信蜀之諸葛亮皆以功業許其君而親以身成之言出於口終其身而不變者其謀一定也近世則不然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

始慮不審終之汗漫而無所就不可不察也仰惟陛下焦勞憂勤十七年于兹然而大功大業尚闕聖慮以臣策之意者今之人臣所以事君者未至于古耶請畧舉數端言之如兩淮安撫舊為兩司往者以議臣之策為一司矣繼又分而為二荆鄂都統舊為兩軍往者以議臣之策為一軍矣繼又分而為二如發運司則驟興而驟廢如宣撫司則再置而再罷如市舶司則既併之復置之如鑄錢司則既分之復合之如福建聽民鬻鹽久

矣忽奪而歸之于官繼又委之于民如廣南就邕州市馬久矣忽改而置之于南詔繼又歸之于邕凡此皆所謂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者也陛下以虛受人聞善則從如漢高皇之刻印銷印以明聖人之無我可謂至矣然議臣之策紛紛易變臣竊謂古之人臣以功業許其君者殆不如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人臣有所建明其事大體重者並令兩省雜議某以為可某以為否中書籍記而上之陛下徐觀其事之成敗取

是其議之可否以定其言之是非而大明黜陟之法用是以察天下之真材助成聖治實建功立業之本也取進止

嚴賞罰奏議

臣聞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沮賞罰公於上事功立於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即位以來勤綜核之政行必信之法十有六年海内乂安百度時叙聖德休盛非臣愚所能勝識然求之事功終未見卓然有以大

慰天下之望其故何哉豈非勸沮之道或有未盡耶臣愚不揆昧死妄論其故陛下試少垂聽焉自昔士大夫出而為世用上之人有以激厲其委靡之氣而崇奬其功名之心者捨賞罰莫行焉然賞罰之行必有次第傳曰罰不阿近舉不遺遠此明君馭世之至權也是故賞先行於下則在上者咸知勸罰先用於近則居遠者無不服比年以來臣所聞見竊有疑焉何者一命而仕州縣以知効官惟其位卑其勢遠故建議立言也大吏輙

以為强聒拾掇細微文致以罪者有之矣興利除害也豪民以不利於已增辭飾非訟陷以罪者有之矣大吏按於上豪民訟於下追名囚錮廉辱不至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往往先從廢罷繼坐贓私終身不得齒於仕版其間有材術素優績効昭著上乏提撕旁無介紹雖有尺寸之賞而文吏吹毛求疵陸沉下僚賫志以没者盖不可勝數也若夫官崇勢近身貴名顯外恃麾節内列班榮雖縱欲以害民怙恃而貪利罪惡昭著無從上達

偶然風聞名挂白簡亦不過鐫一秩罷一任而已曾不踰年旋得美官其閒又有巧為謏說公肆誕謾聽其言如布錦摛繡責其効如繫風捕影動以虛文需被醲賞陛下黄用刑賞章别公罪豈容謬戾如此臣敢妄論其萬一者馮衍有言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官尊位重則營助者衆法治之誠難官小力輕人得而擠之矣由是觀之賞或醲於貴近罰或偏於賤遠勸沮疑有未盡非職此之故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㫖宣諭執政大

臣繼自今官有崇卑賞無厚薄勢有逺近刑無重輕加惠孤寒微賤之質勿庇富貴權豪之罪如是行之而士氣不振事功不著未之有也狂斐之言冒黷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

宗室補試鎻務奏議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親睦宗族備盡教養作成之道遂有名冠多士學中詞科持節把麾政事舉者不一而足雖祖宗之時亦所未有可謂盛矣然宗學有官從學

者蓋鮮武臣苟禄效職者無聞可不參稽舊法而爲之制乎書傳所載國子謂王之子與夫公卿大夫之子也今國子監止試公卿之子而宗子獨不得預焉宗室武臣近世咸知自愛遵守禮法出官之後例得添差不得干預職事雖有材術無路可顯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仕於朝爲釐務官者其子弟并曾得解人並許赴國子監試如有升補依宗學舍法施行宗室武臣添差州縣差遣不釐務之人許令知州監司精加選擇

如委有材力可備任使保明備申朝廷許令獲務如有功過依庶官罪賞施行庶幾文武全材卓然表著各殫智力共赴事功非特宗子之幸抑所以上合祖宗立法之本意

差役奏議

臣竊見比年士大夫多好輕議舊法隨即變更往往不能無弊試以差役一事言之限田之法出於祖宗之舊其制久矣比年有減半之法蓋所以抑强扶弱也又復

為品官身後再減半之法其弊致使士大夫之後不得
義居其利害曲折有不可不詳辨而熟究者謂如一品
官限田原格一百頃今減半為五十頃子孫又減半為
二十五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得過二十五頃之數其
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一品官之後豈無蔭補三五人京
官朝官仕宦者乎以七品官一員計之合破二十頃以
五員計之則百頃矣又如三品官限田元格八十頃今
減半為四十頃子孫又減半為二十頃其有子孫多者

通不過二十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三品之後豈無蔭補三四選人京官仕宦者乎以八品一員計之合得十頃以五員計之則五十頃矣彼為子孫者義居而通以父祖之官立戶則共占限田之數少析居而各以自已之官立戶則通占限田之數多占數少者不免差役占數多者皆得免差是使士大夫之後皆不得義居也此豈所以厚風俗乎盖嘗以此法考之史傳之間惟秦商鞅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儒者

之所恥言也以堂堂之治世而使士大夫之後析居者免役義居者差役不幾於陰用鞅之法乎臣愚欲望聖慈時降睿㫖應自今官户用父祖官品立户者其限田皆仍舊數至用曽高立户者依減半法庶幾不至析居以窺避差役此亦朝廷厚風俗之本意也

免臨安丁役奏議

臣竊見臨安府車駕駐蹕五十餘年列壁連營建宫賜第卜築之地本皆民産一從分占夂免推排其間物力

合科色役與夫夏秋二税無可催理者有司失於申請未曾蠲免錢塘仁和兩縣歲有定額無緣銷豁遂將和買役錢遂科增添抑配鄉村貧下人戸謂如紐與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四貫四百文方敷和買絹一疋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錢一十九文今來物力止及一十九貫五百文即敷和買絹一疋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即敷役錢二十五文其數相去不翅倍蓰夏税秋苗名數雖存人戸無有鄉司保長逐歲陪

償若不巧取於民何所從出況臨安之民親依日月之光近濡雨露之澤其被恩優渥宜若非他郡比也而產去稅存科配不均之患豈應有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臨安府將見今應有營寨官府宫寺所占地段并撥賜田產合納夏秋二稅并和買物錢覈實保明委無溢數欲斷自宸衷盡行除豁所有兩縣後來增添抑配鄉村之數並合蠲減庶使畿甸千里咸戴上恩各安其業不勝幸甚

乞免臨安府丁錢

兩浙稅丁之重至有生子不舉長不裹頭者丁謂為相蘇秀獲免胡則在朝衢婺遂蠲天子駐蹕臨安五方之人萃聚繁衍法當嘉惠而優恤之巳降聖旨自淳熙四年為始權免三年去冬限滿聖意勤隱不忍舉催再下展年之令德至渥也而九縣之民猶若閔閔然有望於上者懼日後再有起催之患爾六年蠲免一旦復行誠亦難矣聖恩寛大國用無闕何惜毫末以慰畿甸之心

是宜斷自宸衷特下明詔將臨安管下諸縣丁錢自今後永與蠲免更不催理將來恢復中原鑾輿還京亦使此邦之民子子孫孫感戴上恩無有窮極不勝幸甚

公薦舉奏議

臣竊謂時俗誕謾士心迎合其來久矣以漢宣帝責實之政宜其天下無復懐虚詐之心者而王成偽增戶口至八萬餘乃首蒙勞來之賞以唐太宗英武之資宜其天下無敢獻諛悅之言者而封倫乃謂聖武戡難太宗

不怒不能正詭隨之罪由是觀之人君端居九重坐制萬方真偽膠擾賢否混淆將使革誕謾為實效變迎合為忠言蓋亦難矣陛下勵精圖治宵旰忘勞寤寐賢才勤恤民隱真堯舜之用心漢唐之君蓋不足道邇者申明嚴令濬發德音俾薦舉人材必先實跡陳獻利害務在可行誠當今之急務也愚臣不佞竊謂陛下責實以求士而薦舉者未必皆實效虛已以兼聽而奏對者未必皆嘉言辜負陛下求治之意臣不勝憤懣今夫州縣

之官抗塵走俗服役下僚不求聞達而當路大臣其有
特達見知奏名於上者幾何人哉莫不引吭聲哀搖尾
乞憐短軸長牋恃親挾貴鋪張其履歷夸大其藝能撰
造事端妄陳政績廉恥已喪薦舉方行所謂實跡果安
在哉獻言之臣憂國愛君不顧得失力辨是非酌古治
之本原拂人主之勝心其有一言悟合事功立成者幾
何人哉莫不覷時之為窺上所好視其文如布錦摛繡
責其效如捕風繫影以至毛舉細故道聽陳言所覬投

契上心俛倖身計人材碌碌議論平平宜乎陛下當饋而興歎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今後薦舉之士必先博詢素行精察治功委有材力方合薦揚不得私受啟書自陳實跡稍有虛妄併坐謬舉之罪委獲實材乞加舉賢之賞奏對之臣必先分別是非指摘可否民間之疾苦朝政之闕遺咸得盡言有犯無隱不得窺徇時俗迎合上心其文切中時病乞旌褒嘉之賞如此則責實之令行求言之路廣詐偽少息忠讜備聞共濟事

功以圖恢復臣不勝至願

時務奏議

臣聞立天下之事有大體成天下之功有定謀堂堂聖朝其體甚大小節不足較也明明廟謨其議一定雜説不足進也方今南北之勢士大夫講究都盡不過強弱勇怯之不同爾人皆懷此則心讋氣沮何以成功知有曲直之説以立其大體知有逆順之理以為之定謀則徒强不足勇雖弱不足怯也況今日未知孰弱直常在

我故我得其體之大曲常在彼故所爭不過小節而止爾我得其順故其謀未嘗不定彼用其逆故其說不過多詐而止耳靖康之禍外示和柔內懷擬變因割地以求釁繼遣使而請和逼侵畿城使猶踵至朝廷上下篤信無疑因循敗隳終不省悟是皆溺於和議初無定謀而然爾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儲精垂思宵衣旰食圖回恢復十有六年練軍於外而兵將無不精矣理財於下而倉庫無不實矣臣愚無所知識區區之忠猶願陛下

守其大體無較小節以為之釁端執其定謀無用和議而怠其戰備以養士氣以待天時一旦天意悔禍士心賈勇雷掃朔庭風清舊壤可日月冀狂僭之言惟陛下恕其萬死

劄子

鄂州三劄子

臣聞兵民之政不能無異守將之心要在必同何則兵在軍而將主之所貴乎肅而不擾民居郡而守治之所

貴乎寛而有制二者之政蓋難必其同也若夫兵民錯居而鬭訟或起守將交際而利害相關儻存好勝之心將有必争之患如此則軍旅欲肅而不擾郡政欲寛而有制不亦難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有戍軍馬州郡下臣此章明使閒知庶幾守將無偏黨之私兵民絶乖争之患同心合志趍事赴功或有背公狥私惠奸姑息有聞于上必罰無疑將見守將合而無閒兵民混為一體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天下幸甚

臣聞天下之事未嘗無弊救弊之術必存乎人今夫鄂之爲郡財賦之源塞而未通兵民之居雜而或擾有勢力者侵漁酒稅之利無忌憚者囊橐盜賊之徒弊至於此可謂甚矣臣自惟人望素輕材力凡下敢不竭盡疲駑少圖微効然非得州縣官僚同心協志安能一力興滯而補弊耶本州現任官屬不少固未能遥度其賢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到官之後分委辦集其間有忘私狥公興利除害職事修舉廉隅自持之人具名聞

奏欲乞特賜旌賞或有避事委靡贓貨貪婪奉法不虔廢職不舉者亦具名聞奏欲乞重加責罰庶幾刑賞兼明人材知勸非獨一郡之幸實國家勸沮之道法當如此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臣竊見鄂州一年之間三易守臣前任莫濛曾具奏劄備言財用窘匱拖欠官錢及官吏請給至多蒙陛下矜察於總領所窠名錢内借錢五萬貫應副急闕到任未幾忽又致仕繼聞漕臣張栻兼權未曾到任復已改除

見今止係本州官暫時權攝則其窘匱又可知矣臣雖至愚不才當空虛繁難之地安敢避事亦不敢冒昧再干聖聽假借官錢惟慮臣到任之初首蒙諸司催督舊欠非特未有塡償而本界按月官錢愈冗不能辦集虛負罪責欲望聖慈特降睿㫖許臣自到任日為始逐月先次趂辦見界合發諸色官錢有前政權官拖欠未發及借過錢數容臣半年之後綱紀粗立財賦有餘逐一分數補還不敢違欠庶可少逃瘝曠之咎干犯天威臣

無任隕越屏營之至

上尚書省劄子

照會本州江夏等七縣方承平日二税苗米共管六萬六千六百餘石苗折絹三萬三千一百餘疋紬絹布并和買紬絹共九萬四千四百餘疋綿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大小麥三千六百餘石今來諸縣田土開耕九畝以上其未耕者止是些小高仰瘠薄之地目今每歲秋苗上管七千七百餘石夏税二麥二千一百餘石除外並

無分文尺寸合納入官之物比之昔日稅賦十分未及一分本州每年認發上供米九千二百一十六石除管催秋苗米七千七百餘石外自餘米一千五百餘石並係收糴擲數起發詢其所以蓋緣紹興之初土著之民流離宂所五方雜居竝緣為姦包占逃絕田產官司既無籍記人戶又無契帖是致無以稽考逐年唯欲措置招集佃墾闢荒田不暇計其多寡往往大指四至小立畝步一時據憑所陳之數細納稅賦而又前後官司

申明指揮不一務在姑息是致豪強狡猾之人冒占田產以為得計不肯起稅近有通城縣人户陳祈告獲宋崇一項占田一千四百三十九坵止納一畆五分之稅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今來若不措置立限人户自陳則非特失陷稅賦而惠姦之弊何時可革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行下本州立限半年分明出牓曉諭令人户將應管田土從實開具的確已耕頃畆土名四至經官自陳所有未曾送納稅賦已前年分一切除放自截日

為始分作十年每年起理一分送納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足兵食劄子

嘗聞之能足食者不斂民善養兵者不蠹國將期藩籬鞏固江淮肅清則兵不可不增萬竈貔貅千里樵爨則食不可不足欲籍游手則無以贍置鄉兵則慮其擾奪俸助軍則無以養廉入粟除罪則何以懲惡然則足食足兵之計將如何而可哉國家調斂於民非不足而實

濟于用為甚鮮蓄養之費非不多而服役之人為甚寡東南漕運三百萬則米固多矣而飛輓之人亦云衆矣既以遠近之路而給其費必以上下之流而計其便都下之需莫便於兩浙淮上之戍莫近於江東金陵一帶則江西為上游荆襄兩路則湖外為近壤自上流而下則其至必速由近路而來則其費不多今則不然有自江西而至郢者有自湖南而至淮者或泝流而留滯或遠路而倍費人逃舟棄官費米虧故曰調斂於民非不

足而實濟於用為甚鮮者此也若夫押綱者在部無籍
操舟者在法無禁官以五百料為舟米二萬石為綱舟用
五十艘夫募三百人米或加多錢亦准此交卸之地得
及八分者為全綱往返之舟顧及三人者為足數盜米
以為耗賴有折會之法破人以支錢虛存顧募之名一
舟用金二十萬一去而不返者有之一夫支直數十千
未行而先遁者有之故曰蓄養之費非不足而服役之
人為甚寡者此也善為計者因運糧以養兵而無蠹國

之患因養兵以足食且無歛民之憂必也主變通之制擇練達之官路有遠近俾度支擇近以相濟有餘則儲積不足則坐糴如是則無倍費之患矣行有遲速俾轉運計程以相稽運行則無弊滯留則必欠如是則無虧折之患矣使諸郡各以糧米之數水脚之直召募水軍五人為保五保為隊四隊為將保管一舟舟載米五百石將主一綱綱掌兵一百人將為押綱之官兵乃操舟之卒較其靡費則已減顧募之米責其階級不敢萌侵

盜之心閒則教水戰用則運軍食春夏𥫗已空之舟則裝發於郡秋冬至所𥁞之地則防虞於邊如將拓疆埸空朔庭度江涉淮長驅深入是卒也豈不能保固吾圉壯觀江面若夫舍舟即陸亦豈不能負糧荷戈從諸軍之後耶非特押綱無詐冒之官綱船無棄捐之失而民之輸粟盡登于太倉官所養兵皆供乎軍用信能行此則積弊俱銷兵食兼足當自今日始矣

茶寇利害劄子

湖之南江之西饑羸之民數十輩盜挾弓刀搔擾州縣貽朝廷憂罷帥黜將曠日持久臨以數千之兵尚延旦夕之命其故何哉豈非搏牛之蝱不能以破蝨洞犀之弩不可以得鼠耶官軍食宿有次舍進止有行陣戈矛為之器甲冑為之衣不令不敢進不鼓不成列乃欲使之馳逐於巖巒險絶之間彼方超陵山谿踐履荆棘身纏軟帛手執短兵巢穴之難窮斥候之莫測倐爾雲合忽焉鳥散詎可以常法應之哉山高林深上蔽天日氣

候蒸鬱易生瘴癘禁旅往來將兵雜至不服水土喪亡必多彼方依附草木嘗犯霜露素所習服益見精明夫復何畏禾山之原東至永新西至茶陵北抵安福萍鄉之間南直興國上猶之界亘數百里豪民壯户實繁有徒爰因盜賊之區皆為囊橐之所庶免戕其骨肉又獲保其屋廬民賊通情互相交結而官軍之至誅求匃衆驅役負戴家至户到屠犬割雞或因疑似之間以逞殺僇之勢驚惶相矚怨嗟愈多由是盜賊蹤由詭秘莫測

官軍動息毫髮必知蚤虱之徒自知干犯典憲雖束手
投戈決無原赦之理茍捐軀畢力可圖須刻之生況茲
官軍數相倍蓰號令不一險易不同懷顧戀妻子之心
有觖望槁索之意且謂戰勝不足以為武則賞未必厚
戰敗乃所以為辱則罪必不輕狐疑其心猶豫其計將
求遠勝不亦難乎今日之計贛吉袁撫四州之地正當
擇守臣付以兵柄優設賞格召募土豪團結鎗手置立
山寨每及百人則以副尉捕之及五百人則以承信郎

寵之又能殺賊立功則遞增賞級許以他日依軍功材武注授差遣不過置四寨於四隅以塞其咽喉設二寨為游兵以殲其耳目伺其動静以撓之乘其出入以邀之使之食不得飽亦無食之可飽寢不得安亦何寢之能安又當多出金帛反間其徒黨明示要束許其自新其脅從為如此顧何樂哉不旬月間可無噍類矣此萬全之道也若夫命將出師蹂踐鄉井飛芻輓粟勞苦人丁薙其蕃蘙平其險阻擣其巢穴夷其族類固足以快

一時之意萬一少稽奏捷之期又將何以圖之淮南王安曰厮輿之卒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為大漢羞之此言政恐為今日設也區區之愚千慮一得無階以達于上願執事留意焉

船場綱運利害劄子

竊謂營屯碁布支鼎俟炊方州不能飛輓芻粟則必賴舟楫以濟不通江西上游木工所萃置立船場其來久矣採松檜截杷梓釘多庚粟油溢漏泉宜其可以任重

致遠悠久無弊而乃半塗而廢一去不返損則沒於驚濤腐則棄於長堤非徒虛蠹國用至於失兵食誤軍期其患豈淺淺哉竊原其弊蓋有說焉歲額三百艘無慮費四千萬兵匠百人監臨四員十羊九牧無所聽從占破之餘所存無幾工程不登船額無限任其鹵莽唯務速成一株之木合鋸而三則斧而二之此費木以省工其弊一也兵匠既衆樵爨必多各務愛家既不敢顯然竊成全之材以柴之唯求其大木斷而小之以供柴薪

之用長者短而厚者薄使以乘載蓋有不勝其任者矣
圖小利而貽大患其弊二也刳木為舟能浮於江者貴
其縝密無漏今合衆木而為之必有罅隙焉固宜裁其
邊幅密其機緘使之合而無間則釘雖少而益固灰雖
多而無用今乃並沓雙木貫以釘鐍恐其疎折實以油
灰用材愈多而船愈不固其弊三也釘用於舟有以多
為貴者小人私鍼灰之利而欺盜無已又懼其數見於
外者可考而知則穴竅納釘止實其半絕其半而再用

之殊不知木深釘斷兩不相及擊觸解散可立而待其弊四也今能省官增匠解鋸不乏則木常有餘斷削之餘可爲樵蘇者官爲之禁以示於民則匠失其利深容其縫窮盡其釘則何憂乎妄費何畏乎涉川顧是四者特船場之弊爾船既成綱尤有甚於此者造舟以來不知其幾千百艘也科折於民不知其幾百萬餘也兵匠之請受與監官之廪禄又不知其幾何而今日官船之在籍者固無幾矣葢嘗考其數乎此無他葢回運之錢

已盡則水夫無以為庸直米糧之數不足則押綱無計而得還水夫逃散官舟棄捐甚可惜也今能逐綱差使臣一員以押船名之起綱大帳兵梢請受則付之部米者以回運錢物付之掌船者至下卸之所米有虧折俾部米者留之而自圖船之既空俾主船者押之而徑返如此則綱船之弊去矣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敢覬聽覽之餘詳其可否而力行之豈勝幸甚

上提舉差役劄子

竊謂法本無弊人實弊之人非弊乎法弊乎事也事至於弊則將遷就以近乎法故併與法而弊之矣方今法度備具民業安妥邇臣建議謂差役之法不便於民將欲洗其弊而新之立為一定之制甚大惠也今有疏為九則十二戶之說請天下通行之郡上于朝朝下于部使者使者移督所屬之令咸俾效其所言列于圖冊又使得盡其愚以為獻此差役泰亨之秋也某恭讀祖宗之法及紹興巳未至于今日為役而建言因言以為令

者深切著明莫不詳盡第原稱差役之法俾有物力者輸免役之金量其繁簡難易以給其顧直之多寡則人樂于任事而不辭矣今則取其直而歸於有司從而役之又從而責其輸免役之金富者受產匿稅有豪右以為之芘貧者產去稅存無物力以任其事此所以甘破家析產而必為避之計者良有以也然則有二稅焉欲革而新之則仍募役之名無間官民貴賤之異總其田而稅之畒若干而止以一都之數予一都之豪者二人

俾其久任正副之事以一保之數予一保之壯者二人俾其分掌催科之事如此則雖有智巧分戶詭名亦不得為姦以避之矣此一說也或有憚於更張未易改作則申嚴法禁富民得產而不受稅者與夫貧者產去而稅尚存者士大夫庇有田之民而妄立名籍鄉書首撓無產之民而虛樁物力或一家而分父母妻子私房之田或一戶而假親戚故舊招認自已之產立以程限許以自新與免其辜盡併其業如踰首限則設賞以立告如

得其實盡以所首之田給之犯者不悛論罪如律刋示都保使民明知如此則隱寄之弊革隱寄之弊革則差役可以指掌而定矣人知其當役不可免也莫不忻然以就募又在乎所泣之官優恤不失於寛任使不失於勞假之以力而責之以事尚何差役之足慮哉欲望台慈特賜詳酌而施行之豈特一路之幸實天下之幸至如行九則十二戸之制者此膠柱調瑟按圖索駿爾又安能乆而無弊哉某愚無知識上干崇嚴下情無任跼

蹐戰慄之至

言災異劄子

嘗聞善言天者必有以證於人人事盡於下則天時應於上祥瑞之至必協氣之所薰時令之乖豈休證之所致此古今之通誼也伏見今歲以來春雨霖霪夏風飄急陰陽相薄氣候不齊或雲雷奔騰或風雨淒冽日出無光星文變見災異之臻顧豈無自而然哉良由廟堂之上出令如反汗用人如轉石小大之謀甲可乙否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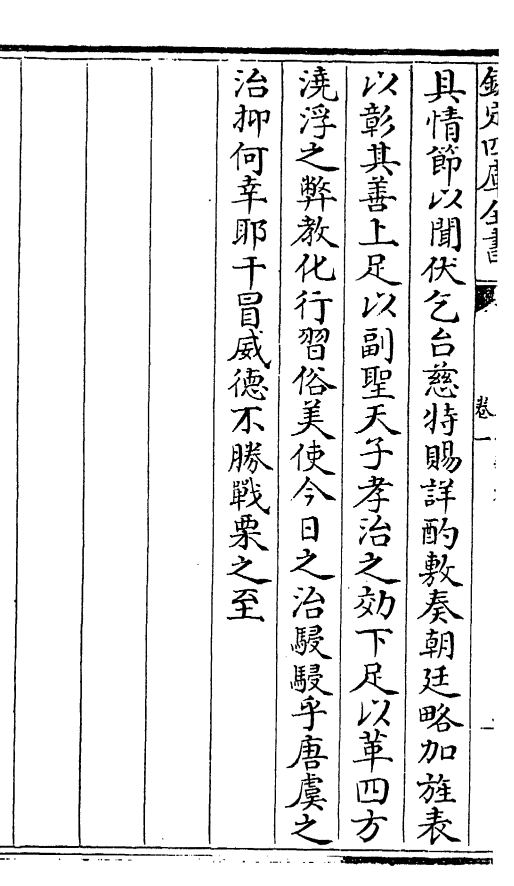
是心非邊鄙之臣挾隙怙威貪利敗類之所致也其誠愚不當妄議國家事然抱寸忠豈能自已竊有憂焉古人有言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茲稍愆泰和致此乖戾竊恐禾稼未登凶荒忽至兵革未寧盜賊竊發不可不預為之備也仰惟均調元氣儀刑百辟自有臧用之妙固非天下之所可規測然區區之心猶願朝廷重號令而出貴於必行舉賢材而用先於責實俾内外之臣合謀共議惟公道是圖同心戮力惟大功是立毋

好異以植黨毋懷忿以嫉功庶幾可以上豫天時下安國步然後命方州當米賤之時廣儲蓄以備凶荒當無事之日嚴保伍以防姦宄斯所謂應以實而不以文者也將見三光全寒暑平五穀熟羣盜息矣何天變之足懼哉伏惟聽納而亟圖之毋使患至而後慮恐趣具之為難也位卑言高莫逃刑憲某不勝戰慄俯伏待罪之至

上監司劄子

某輙有已見上凟台嚴某嘗聞親民之官莫如縣令而縣令於民尤為最親一縣之政如財賦則有才者可以斡旋如獄訟則仁而明者可以裁決以至馭吏催科則自有條理戢安禁暴則自有刑法皆可以用力於其間惟是厚風俗一事則難其術某叨令常熟殆及一考到官以來勤勞自効惟是前數者盡心而已止以風俗澆漓未能頓革日思所以變其故習使之歸厚則未有以處之故嘗博訪邑境求一為善者特為之旌賞以激勵風

俗恨未之有比者境內有李十二者因父病腸氣瀕死李十二遂刲腹取肝和藥餌以進之其病即愈又有朱九七朱四三皆以母病革刲股取肉與之服食而皆獲痊安此三人者其在是邑前此未聞某得是事私自慰喜以風俗之厚當自此始於是即牒縣尉親往問勞審驗之且得其實遂照應條格給付錢帛以賞之閭邑之民耳聞目見者莫不為感激然某私意則謂錢帛小惠也非述其事以聞之于上則未足以盡激勸之道輙敢



具情節以聞伏乞台慈特賜詳酌敷奏朝廷畧加旌表以彰其善上足以副聖天子孝治之効下足以革四方澆浮之弊教化行習俗美使今日之治駸駸乎唐虞之治抑何幸耶干冒威德不勝戰慄之至

應齋雜著卷二

宋　趙善括　撰

啓

賀長沙王帥平賊啓

肅將天指護諸將以行師大振國威懾渠魁而授首捷音雷厲輿頌風馳恭惟某官閒氣所鍾英名夙振富經文緯武之學兼出將入相之材由清切以御至煩剸裁如一處紛擾以若無事了辦益多昨膺書殿之隆名再

攬帥垣之重柄偶䶂鼯之嘯聚軫旒冕之顧憂亟煩牙纛之親臨遂使貔貅之愈壯龍韜一奮鼠技自窮掃狐豕於窟穴之中曾不閱月脫黔黎於鋒鏑之下大奏膚公已同裴相之策勲行繼召公之錫祉永扶宗社茂載旂常其久藉芘私獲覩盛事談笑青油之幕雖阻從公絃歌皇武之詩尚能獻頌懽悰所激柔翰奚殫

賀林侍郎啓

恭審擢從方伯進貳夏卿幾年寖遠於朝行公不為之

少屈一旦徑躋於法從天獨奬其孤忠惟道之髙故服者衆郵音甫置輿頌肆馳恭惟其官煥乎黼黻之文凛然氷雪之操窮羲經之隠奥笑九師未得其傳辯麟筆之謹嚴視三傳誠為可束至於揚歴之偉特乃其蓄藴之緒餘學省郎曹此纔歴塊之始卿班宰掾未快摶風之程自一出於脩門遂五更於外服剖茗川溢城之竹而列騰最課含夔門湘水之棠而正沸去思方易鎮於初潛之藩忽召還於清禁之列然今士論又有公言謂

歸馬盛時夫豈勞征伐之掌而問牛當道政所須調爕之良佇宣制麻即專宰席某途窮久矣薄宦蕭然愧之奇謀曾玷石洪之入幕欣聞成命妄希貢禹之彈冠敢恃殊知冒陳廹悃幸仁人在上儻不惜投手舉足之勞庶孤迹有歸其敢忘鏤骨銘心之報

賀周參政啓

誕揚渙號進貳爕司有德進而朝廷益尊綽著經綸之業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佇成恢復之勲夷夏聳觀宗社

蒙福恭惟參政先生學窮六籍望重四朝發策決科蚤登名於龍虎垂紳正笏旋遷武於鵷鸞典刑獨見於老成禮樂孰踰於先進幾年於外棟梁久闕於奇材一日居中松柏自堅於勁節果階華貫徧歷要途方聖主之嗣興首諸公而晉用躋榮荷橐亟登文石之班進講楓宸屢可武帳之奏結眷知而益厚見忠讜之備陳適當覬覦待敵之時正頼折衝厭難之畧入參大政實慰具瞻豈特勤勞於王家蓋亦通達於國體選於衆而舉伊

尹夫豈偶然為之佐而相成王將必在此寵靈正渥昕夕可需其生也早孤長而務學抗塵右列唯謀三釜以養親賜第下科敢憚一行而作吏棲遲久矣進退茫然惟懷就日之榮每起顧雲之念載惟外舅嘗同鴈塔之題豈謂鰥生復玷龍門之列顧夤緣之幸會期成就於始終欽聞明命之傳實倍羣情之喜震風凌雨正依廈屋之帡幪枯木朽株有待大鈞之塊圠

賀留樞密啓

升華秘殿貳政機庭國有真儒士無異論凡處本兵之地實司制外之權疆圉覘問其姓名以為輕重華夏想聞其丰采遂決安危茍用得君子而不疑則勢在本朝而可恃雖徼玉帛子女亦可定交鄰之謀豈必金湯城池然後為保國之計天欲興於王室上果得於英才恭惟其官器業宏深風猷雄遠斂為日星而放河漢皆自然之文章霈以雨露而震雷霆有不測之運用自曳履星辰之上亟分閫川秦之間遠為上行孰如公可鎮臨

有道獨高清獻之遺風施設具宜一事垂崖之故事惠澤徧覃於四道聲㣲浸徹於九重爰膺一節以趨遂疏三接之寵固可制韓彭於行内豈宜屈頗牧於禁中深契帝心峻升兵府訓詞一正巳知堂上之有竒風烈四傳遂覺舟中之無敵想廟謨之整暇致國體之尊安揆席在前人望有屬某才微絲粟勢異雲泥自遠履綦之瞻浸鈌鼎茵之問顧等威之有間仰道化之無垠自憐憂患之餘重有饑寒之廹荷廟堂曲成之造充幕府添

置之員忽聞明命之頒實倍羣情之喜下豫章之榻昔
已辱於誤知掃光範之門今已收於末至竊起蚑蚔附
驥之念輙傾燕雀賀廈之誠輕犯威尊重增恐懼

賀趙樞密啓

恩放鳳檢位正鴻樞豈惟增重於本兵佇見登庸於上
宰華夷胥慶朝廷益尊竊以道佐者不以兵强文事者
必有武備明良之會今昔所難平勃得時而徒愧少文
房杜遇主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如此而唐治終亦

無聞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惟真人之御極頼至德以賛
元公道大明國勢一定恭惟其官蜀山挺秀嵩嶽炳靈
海函地負而融結不遺陰闔陽開而中和咸備天資異
禀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才業
擅儒林之冠謀猷結黼扆之知黼紅藥於北門花磚不
移於晝步對紫微於西掖蓮燭復聞於夜歸宸眷方隆
機衡是任豈止折衝於樽俎之上蓋嘗運籌於帷幄之
中所以宰席之久虛誠見上心之有在君臣千載孰窺

造膝之謀冠帶百蠻共慶止戈之武其贊員別乘苟祿京畿孤蹤仰托於洪鈞大厦俯叨於廣搜廁名淡墨夙叨虎榜之榮竊祿貳車殊愧驥塗之展忻聞明命喜倍輿情玉鼎既調請效鹽梅之趨指金丹如就願隨雞犬以飛空

錢樞密啓

亶告宸庭正位樞筦夷夏震喜日星昭明煥君臣嘉會之逢侈社稷無疆之福竊以兵者國之大柄樞乃天之

一星方今進英雋以强本朝有常德以立武事迨茲顯陟率以舊章甲兵之問至廟堂正藉精神之運柱石之臣居輔弼況夫心德之同慶中國之有人見真儒之無敵有光洪業其在元勲恭惟其官亮直而髙明清通而宏裕金口木舌集聖賢之大成河目龜文應乾坤之上瑞掃千人於筆陣料萬事於知囊衆推命世之才身備濟時之畧以治家之法而推之於治國以事親之孝而移之於事君坐鎮關中鄙蕭何刀筆之賤一匡天下笑

管仲功業之卑烈萬竈之雲屯植千箱而露積朞年奏最一旦賜環書言動於螭坳展翮翔於鳳閣掌綸言而視草秉椽筆以判花日襯紅藥之翻夜對青藜之照惟經綸之素藴故風釆之聳聞士望既孚聖知益厚爰峻升於宥密斯可冀於中興豈止樽俎之折衝當見藜藿之不採然敵情叵測心求禦武之方矧内治未修政賴救偏之術正人心以息邪說復境土以會諸侯於今為宜皆上所望使無仰視共知漢相之尊因以大書何愧

魯經之信其久依雲覆濫厠星屏首聞命數之新深為朝廷而慶曳裾燕賀有廣厦之驩顏引領鴻鈞無礦金之頑質永言欣慰莫既殫敷

賀陳大諫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長諫垣將資仁義之臣共講治安之策老成登用國勢愈强中外聞之罔不相慶恭以其官材周經濟望重典刑簡在聖衷亟登禁路雖賴書思之久更勤論諫之忠佇聆宏遠之謨復致升平之盛即參

機務均福寰區師言攸屬非敢為佞

賀林樞密致仕啓

遠君子之門牆形思於夢貢小夫之竿牘情見乎辭極瞻詠於十五年之間達悃悰於二千里之外恭惟其官奠邦碩哲表世清英蹇蹇盡王臣之規巖巖聳太山之望偏宜近列有光明雋大之功妙斡洪樞居宥密幾微之地翊扶休運恊贊丕基君臣相得以益驩中外悉臻於無事謂器博者其用固遠而位尊者所憂必深顧實

大以聲閎要功成而身退久矣琳宫之均佚勞哉玉殿之思賢方虚位以旁求遽引年而有請視貴名而溦屣雖歸老於故鄉選舊德為元龜尚諮詢於大政某自慚么麽早苟生成由薄宦之奔馳愧柔絨之疎濶比聞盛事深激懦衷説祖帳於都門不與故人之列候茵憑於記府庶伸下吏之恭金令正新蒲輪方逸顧體冕旒之眷益嚴鼎飪之調采極頌瞻奚殫敷叙

賀謝大監啓

恭審命出詞垣位登諫省號真御史巳㦯一臺之端為
上大夫遂冠七人之首華夷增重風采愈新恭惟大諫
於孔孟宗派下傳心於韓柳闗鍵上落筆鄉譽齊三劉
之月旦家聲繼二謝之風流半生州縣徒勞夢惠連之
春草一日旌車亟召起安石於東山作諸儒領袖之官
任九重耳目之寄不沽激而市直不舍貸以容姦必衆
口之共憎為十手之所指始動筆端之鷹隼弗置道上
之豺狼徒瞻外貌之甚温誰識剛腸之不屈凡此霜臺

之後偉皆我艮齋之緒餘獨深丹扆之知遂正青蒲之拜陽子不談細碎而有待鄭公轉覺嫵媚而可親大人格君非少勞補袞宰相先德望行聽宣麻其久踈樂霧之披屢拜郇雲之賜逖聞成命倍激歡悰朝有直臣但聽將軍之好語門多喜色難參賀客之後塵

賀王待制知隆興府啓

恭審恩重出綸任隆分閫風行江外一新晝護之儀地近日邊尤示遄歸之便教條初布歡頌已騰恭惟某官

器業宏深風猷雄遠見機不俟於終日論事必至於回
天貫穿百家黙會精微之理剸裁萬務獨全通敏之稱
蚤攀月窟之枝歴試雲衢之歩自記言於螭陛亟潤色
於鑾坡惟特立獨行深結於上知故横翔捷出峻膺於
世用仲舒最宜為誥久已妙於演綸伯夷僉曰有能遂
更資於典禮惟上意詳試以事而士論喜得於公姑夙
夜以惟寅將旦夕以承弼方慶風雲之會遽罹霜露之
悲子夏彈琴不成顧哀心之猶在曾點舍瑟而作信巳

志之可行寵還簪橐之華擢任藩宣之寄近聞輿議仰測淵衷與其建牙纛而敦詩書曷若坐廟朝而利施澤下懸榻而禮孺子想追待士之風流避正舍而延蓋公自得化民之清淨憂少寬於南顧詔即趨於東歸某智昧一官仕嘗三已偶備贊員於下幕尚期干禄於中都夙懷慕用之誠今有依歸之幸維桑與梓敢忘恭敬之修既雨以風遂有怦懞之託

湖北張安撫啓

龍門高仰曾容下士之登虎節尊榮願展小邦之敬望旌麾而不遠負弩矢以無從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德惟忠恕清姿敏識真邦國之英華茂行懿文為搢紳之儀表親結知於聖主亟進陟於都公抗谹論於王庭聳盛名於天下帝俞作牧久奠桂林僉曰論功易臨荆渚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施於政者禁止而令行憤乎儒墨之相違力排羣議質諸鬼神而無愧盡毀淫祠挺然將相之材久矣屏藩之寄課最天下第一佇見三公之入

為盛名海内無雙共徯中原之恢復其學未見道才難長人叨把一麾深慚共理欲窮五技仰奉至公儻非左提右挈之恩未免前瞻後顧之患澡身浴德何當承道德之言藏垢匿瑕無俾有簡書之畏

迓黄樞密知隆興府啓

恭審光回樞極祥集斗墟適當聖作明述之時欲均内重外輕之勢暫屈鳳池之步勉為龍節之行耆稚交驩江山改觀恭惟其官道醇乎孟業足矣夔學窮六經之

源識照萬微之本自登名於龍虎旋接武於鵷鸞得君
既專每諫行而言聽輔政云久致國富以兵強將資恢
復之功少試撫摩之效念洪都之新府實聖帝之潛藩
壯哉上游屹然巨鎮十一州聽閫制之命千萬戶望稟
食之恩西嶺羣峯對滕王之故閣東湖百頃連孺子之
舊居豐盈魚稻之鄉廣衍桑麻之地載煩元老來殿大
邦俯察輿情舉見欣欣而有喜潛窺上意詎容鬱鬱而
久居奚需五月之勞徑徙三公之貴其頑寘甚拙流落

可憐昔常附於飛騰今獲承於譚笑萬閭垂庇必無風雨之虞一壓為氓庶脩桑梓之敬春暘向燠戎旃首塗願言列鼎之調用副前旒之眷

湖北張運使啓

疏恩宸陛按節湖鄉輟朝廷侍從之臣備禮樂光華之典二天所庇一路交驩恭惟某官當代名流熙朝雅望鍾岷益山川之秀擅卿雲黼黻之竒雍容幕府而未究設施周旋郎省而密膺眷遇入摠五兵之長行登兩禁

之榮暫厭承明寵司漕計斡旋有道意將蘇凋瘵之民澄按無私膽已落姦凶之吏豈止流錢於地上佇聞足食於關中助成恢復之功茂展經綸之術某夙親燕席濫剖麟符奉繩約以有期忻旌麾之在望星躔炳煥幸當臨照之中臺堞崇高願盡馳驅之末秋陽嚴燠行部舒徐冀精調﨑之宜即迓賜環之寵

郭都統啓

窺文石之班識燕頷虎頭之相假武昌之守參魚符龍

節之榮雖軍國之異宜念兵民之一體既聯官治敢布
緘縢恭惟某官智勇兼資亷勤自守秀出山西之種敢
忘伊北之勲草木皆知其威名麾幟益精其氣色三軍
可奪帥於我何加一介以與人則吾豈敢眷乃上游之
地易兹外閫之權晉既用於孟明趙方資於李牧況荆
襄望中原之甚邇由沔鄂復故境以何難佇觀擊楫以
著鞭孰不投石而賈勇二十四考中令克紹家聲萬
六百戸侯封榮分茅土一心所徯萬口皆同某幼固讀

書長嘗學劍雖奮身於筆硯蓋有意於功名蒙天子俾
以牧民懼邦條之未立幸將軍與之共事庶軍政之無
偏寒律正嚴威容多暇尚勤寢興之節仰符眷注之隆

上廟堂乞祠啓

水無聲而或激物蓋鳴其不平鳥倦飛而知還心願安
於所止輒伸危悃上犯威嚴伏念某因揆疏庸誤當繁
劇不敢辭難而就易惟知趨事而赴功適承隳敗之餘
深體顧憂之重謂姦蠹未革也法當去其甚如財賦未

充也理宜疏其源寛十四所之關征償九萬緡之官債親視江亭之税商賈源源而來鼎新酒務之園課額多多益辦簿書復明於緣絶囹圄幾至於空虚紀綱粗成軍民無擾上不負於天子實有補於公家嘗蒙總所之第功誤辱朝廷之增秩豈謂盜賊竊發適居兩寨之間兵帥自文直達九重之上封駁爰陳於公議鋪張偶及於權臣揣巳何心由斯得罪示漕臣措蹤之意久矣含沙撼王人黨與之言宜乎洗垢一則剗削於草土之後

一則鍛鍊於瓦石之餘合謀而攻用心可見三人成虎
雖人言之可疑六月降霜幸天意之有在姑從罷黜尚
賜生全一身未辨於佞賢三已敢懷於喜愠惟是退無
歸而進絶望兒號寒而妻啼饑非投頑鑛於鑪錘必墮
微軀於溝壑雖絶軒裳之念妄希香火之縁儻寸禄之
可干誓赤心而圖報伏望其官量含汙疾明察幽微赦
小過而舉所知恥匹夫不被其澤謂曽參至孝嘗懷投
杼之疑使李廣不侯空負決石之勇與之技拭賜以生

成其敢不食蘖飲氷枕流漱石窮益堅而老益壯戒不睹而懼不聞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敢虧晩節無以下體而采其葑非全賴洪鈞

上吉守王舍人啓

拜躚次於黄堂居有執鞭之願接茵憑於玳宴首蒙下榻之迎眷兹顧遇之恩宜有生成之意載忘冒昧仰瀆嚴明重念其窮有不為孤無肯援一昨陸沉於武弁十年幾誤於儒冠以遭家憂患之餘生為挾策凋零之後

進言非俗好固難語於時人文與氣衰詎敢追於作者適上聖龍飛之日乃諸生豹變之時誤以微才置之末第始拜恩於玉陛遽通籍於金閨方忻折桂之榮復玷哦松之任惟是偏親之老矣至於常產之蕭然溫凊服勤不可去旁於一日晨昏待哺豈容需次之連年當其來歸巳有素望矧趨賔宁騄覿神鋒未嘗輸心力以奔走後先敢謂蒙宴餽以勞費左右曽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幸既有因理難自棄然而某少學雖陋而粗恥於

無用孤官已畢而每期於盡誠使之少間貧病之憂或有可備驅馳之力儻蒙知已詎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對大賢而一發非敢望也或庶幾焉兹葢恭遇其官內藴淵冲外孚峻潔文魁多士而學問如不及志在斯民而富貴非所懷毓盛德於天成藹嘉名於人瑞蓬山獨步初無未見之書玉殿一言遂興何晚之歎蘭省騰列星之耀螭坳賛麗日之明睿眷彌深朝綱始振雍容軒陛兩極忠良之誠退托江湖了無愠悶之色分顧憂於

千里聳儀式於羣寮規矩誠陳材無不用衡鑑既設物莫能欺下雖至匹夫之愚皆願受一廛之地自是多多而益辨安能鬱鬱鬱鬱而久居仲舒純儒教國中所居而治次公名相由天下奏最而遷其是以情動於中喜而不寐敢避無厭之誚輙干可畏之威文東武西雖未聞於施設斧左鋸右願先俟於色言心旌所傾筆陣難既

謝宰執啓

負為之累方懷溝壑之虞恩不遹遺遽增幕府之數仰

廊廟均宏之澤及江湖踈遠之蹤就職之初量才則愧伏念其學知自信愚不適時顧半世之遭讒惟一言而無辨固欲侶漁樵而放浪以寄餘齡其如拯孥累於饑寒尚須薄宦輒憑小智敢扣大鈞無一毫援引之私有百種矜憐之意方閑中而干禄忽聞君命之及門逮負外而置官亦俾廩人之繼粟知公朝未忍於終棄如死灰果見於復然蒙起廢之恩深揆素餐而愧甚況頼甄陶之力適承晏粲之時刁斗夜停羽書晝靜裘干戈於

虎革何軍可參來琛書賁於龍庭奚謀足議徒笑談於尊
俎且游詠於詩書自視缺然何以辱此茲蓋伏遇其官
誠明盡性文武憲邦豈惟土苴於蕭曹葢欲輩流於伊
傅自登庸而在左尤經濟以無前若泰山不見其運動
之勞如時雨均受其潤澤之賜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要
令四海之群安思有饑者由已饑之不忍一夫之失所
方大開公正之道欲兼收小大之才遂令災患之餘亦
預生成之末某敢不敬承嘉惠勉篤修能收之桑榆後

效或成於晚節譬諸草木孤根更待於春風苟未死亡尚圖報稱

得常熟宰謝政府啓

掃舍人之門雅有執鞭之願開丞相之閤屢蒙下榻之迎方深慕用之誠遽被生成之賜感隨恩極榮與幸并仰惟國家俯重民社謂夫一邑之任所寄匪輕况乎數年以來其弊尤甚豈特吏强而官弱良由俗薄而民頑束之以刑則流於慘刻之科行之以恕則隳於委靡之

域或剸裁政敏而簡於緣飾或撫字心勞而拙於催科致上恩未達於民故流風有愧於古鮮矣鳴琴而治宜乎製錦之傷是以聖主顧憂大臣建議擇四十繁劇之最者設二年酬賞以旌之陞為堂除假以服色俾盡勤勞之效徐觀優異之材在火坑之中者無資淺之慚通金閨之籍者絕徒勞之歎可謂寵榮之至必宜遴選之艱矧茲琴川實乃壯縣稅賦甲乎浙右隴畝極乎海隅生齒浩繁深虞刻木之蠹習俗侈靡居多珥筆之風況

將疏五浦以滌源政欲使百里之蒙福宜得由求之果藝庶幾卓魯之循良儻非若人難預茲選如某者學惟為己才不逮人俛首戎行蓋十年於此矣奮身科第斯千載之遇乎因仍祖制之終偪仄親庭之養大來小往時謂方亨幼學壯行志期有用豈止營斗升之禄蓋將伸尺寸之功善信無聞固自守四之下愛威莫立安敢望三不欺雖知學道而愛人未免抗塵而走俗抱寸筳撞鐘之志蒙大鈞播物之仁顧此選掄委惟僥冒茲蓋

恭遇其官饑渴憂國吐握待賢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立懦夫於百世之下玆謂邦家之基杖允惟社稷之蓍龜當君子得志之時盡下臣事君之道譬鑪冶欲成於頑礦猶斧斤不棄於散材雖匹夫匹婦之愚無不得其所者故一藝一能之士悉皆有以成之遂使庸遷亦在甄採其敢不激昂雅節崇蘊公心學優而仕或能優巳正而物斯自正瓜時而往試一割之鉛刀槐廡非遥誓再陪於珠履過玆以往未知所裁

湖南謝謝帥啓

幕府漫游愧桑蠶之不繭衡門歸去甘蓬鷃之卑飛誤蒙華衮之褒許復青氊之舊恩歸有地命出於天伏念某少也猶不如人老矣復何所望四十年低回州縣三萬里奔走風塵持節把麾每類為蛇而添足赴功趨事何殊畫餅以療饑雖得失付之無心蓋行藏本乎在我所願學不素餐之君子庶免為無忌憚之小人興盡欲還饑驅而出方有依仁之幸安圖知巳之深偶百謫之

未盈忽二年而及代泛紅蓮而依緑水初無毫髮之功激清流而揚微波乃被羽翰之助兹蓋伏遇其官好賢不倦臨政無私萬物不能遁其形瑩精神於氷玉千里於今受其賜霈德澤於江河不以成敗而論人每於取予而觀士故雖疵賤之跡亦孱生成之恩昔焉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未免蕘人之誚今也知以國士報以國士始存公議之明其敢不堅枕流漱石之心守食蘖飲氷之戒盡其在巳雖險阻艱難而不渝用以報公誓終始

死生而勿替靜言銘感難盡敷宣

又謝岳漕啓

二年無補笑空泛於芙蓉三徑就荒幸猶存於松菊方堅丘壑之趣敢萌軒冕之心拜命自天歸恩有地某少而慨慷老矣低回指墮甑而問功名豈堪回首攬故鏡而驚鬢髮已負初心行藏獨寤於倚樓是非一付之飄瓦興盡欲返饑驅而來始焉苟竊於斗升果爾何施於尺寸所幸崇臺九仞廣廈萬間曲修世契之私大展帡幪

顔之庇緩簡書之可畏知言責之少寬不圖搶榆決地之甲更有吹噓上天之意宮商並應翰墨聯飛覺神明頓復於舊軀使枯朽復回於生意提撕若此報稱謂何玆蓋伏遇某官正論回天精忠貫日盛德大業已藏於宗廟厚澤陰功自傳之子孫宜英蕩之屢放見貴名之日起重湖之北久浹恩波三蜀之西備蒙膏澤出於特達而舉士不以成敗而論人致此遷庸亦叨拔拭其敢不佩韋弦而効直測欹器以適中庶幾君子之歸用為

國士之報益堅所守常能存胸中素定之規孰敢弭忘

幸不為門下清修之辱靜言忱感難罄緘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應齋雜著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秦溎

謄録監生臣孫藩

欽定四庫全書

應齋雜著卷三　　　宋　趙善括　撰

書

上藴侍郎書

蓋有非常之材者必當非常之任當非常之任者必立非常之功世之所謂非常者其人不常有也其事非常人所能為也恭惟先正東坡先生昆季晁董父子孔顔自得之學本於家傳大中之道由於心授議論一王之

法文章百世之師漢唐以來迄於我宋一人而已道大而世不容才高而用不盡沈浸醲郁付之子孫閤下師友淵源風流醖藉如崑山之片玉猶桂林之一枝至治嘉祐之文煥焉可述熙寧元祐之績炳然如丹若百川壅而未決忽施於孟諸如百穀秀而未實乃被於膏雨蘊崇造乎高妙涵養極乎靜剛不辭乎賢勞製錦鍾陵百里至今見思而不已有志於澄清乘軺浙右一路至今為法而不變所居而治無功不立心計目數方今士

夫孰敢倫擬如閤下者豈常有哉可謂有非常之材矣是宜聖天子選於諸大夫之中置之百執事之上賜之科目儀于朝端方接武於鑾坡繼横榻於栢臺氣壓伭嵩而不為高名振宇宙而不為廣道合志同而澤被乎生民疾邪距詖而威聳于天下風猷國檢儀度帝欽秉國鈞熙帝載指日以冀可謂當非常之任矣有非常之材當非常之任則所謂非常之功者孰不傾耳以聽拭目以覲翹首以祝之言出于身宜有不言之妙行法乎

邇宜有可行之功決非常人所能者某也私憂過計邇者李侍御言未脫口趦趄而歸蕭殿院疏才出袖倉皇以去諫垣言路官曠職廢兩月之間側席以求無有以當上意者一日命自中出俾閤下笑談而居之前烈有光後人可詔甚幸甚幸閤下材可為也位可當也鑒前人之多言歟如緘默以保位則上辜聖眷下負家學既不可也效前人之求名歟如躁急以為功則言出而勢必爭身危而事不濟又不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必

有以上契帝心下慰人望然後可以立非常之功矣敢獻一言曰公無所私直不至訐而已諫欲其行也言欲其聽也過則補之美則順之如此則何患非常之功不能立哉某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恕其狂愚矜其有憂國愛君之心試加採擇焉某竊謂今日天下可言之事大者一次者二其他紛紜毫髮析數未害治體者當徐而言之今夫出警入蹕清道而馳非徒肅威儀亦以戒不虞也天下有道守不在四境遼渺荒遠悉被聲教然

備患之具不敢暫弛也漢宣帝時單于來朝唐太宗時突厥入衛是時中國强盛四裔鄉風故雖來朝入衛貪暴不作主上一視同仁兼愛南北推赤心置人腹中凡降服者皆得出入宫庭親御鞍馬與六飛交馳擊圍挽强較爭勝負順貪縱暴幸而馴熟萬一紛糅衝冒於一勝一負之際攘其貪格其暴乘間竊發何以制之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况於萬乘之君乃日與此輩交揮鞭靮以為樂縱不自愛奈宗廟社稷何日殫雖用於漢

武未聞其握兵而御衆慕容嘗容於苻堅終至於乘釁而生事傳戒圖蔓經言履霜可不念哉此其大者一也抑嘗聞之王者號令所以鼓衆動化也先庚三日者首戒於丁寧先甲三日者貴新其耳目堅如金石之不可變信如四時之不可移故天下之民仰而聽俯而從未聞朝令夕改而可以為治也異時朝廷惡風俗之薄因欲厚之嘗有三世同居與色免役之文室家方相慶也繼而有三世俱存之說噫人非彭眀安能久而不没是

三世者終無可免者矣朝廷念貧下之民因欲恤之嘗有半減夏税之令田里方少甦也繼而有分數折納之説噫民如貧下所輸不多詎敢與官司較尺寸之帛哉是貧者竟不得免矣差役之弊聖㫖指揮乃有保正並罷支還顧錢之文州縣倉卒無保正以供役無顧錢以支還竟不可行而止凡有田之民詭名挾户破家析産至今其患未已也和糴之價都省劄子乃有楮幣一千且作六百支遣之文州縣一時以錢之未足價之不齊

卒抑配於民名雖和糴其實均輸雖償其價至今猶未已也號令之施如雷如電恩惠之孚如雨如露葢當先審其可否籌其利害出惟行弗惟反使天下之人敬而信悅而服若可否之未審利害之未究輕聽而行不可則止適所以失朝廷之信致天下之疑耳此其次者一也抑又聞之士立人之朝不以居中為榮而勤勞常在於四方不以居遠為恥而乃心罔不在王室初無内外輕重之間也故士大夫登仕版置周行者更出迭入志

行意修名建事立昔者黄霸由頴川而入相卓茂自密令而為公守令公相固相殊絶一出一入乃所以均内外重輕之勢耳後世中正路塞奔競塗開身在京都者有若登仙之榮職居州縣者常興徒勞之嘆貪者苟得行者躁進朝除暮易莫知其所當為第程簿書玩嵗月而已一旦志满意足厭内補外寺監主簿六院務局亦必割符把麾而後肯行推而上之丞則日冀兼郎郎則無過不出出則典大藩持使節矣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今也歷大守者方得爲郎曹所以示爲重也卿監則不拘於爲守然則卿監詎可輕耶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今也宰大縣者方得爲臺官所以示不輕也諫垣則不拘於爲縣然則諫官獨不重耶或非材而冒遷或越資而躐進皆非所以抑僥倖之心礪廉隅之節如此則内益重外益輕附勢者列高位孤寒者沉下寮外則材望之不聞内則政事之不修毋足恠也爲今日計莫若均内外之任無輕重之勢宰壯縣者郎官固不可也丞簿可

閒使為之守邊壘者禁從固不可也郎曹可閒使為之三館分差於郡學六院迭為於倅屬擇材而舉由資以進要當使奔競不生恬退自守無戀乎內無怨乎外則士風振起治具畢張矣此其次者二也大可言者一乃不可以顯言而可以密陳於上之前又不可以頓革而可以漸遠於今之後是亦曲突徙薪之意也次可言者二則當建大信於天下立公議於搢紳一令之下犂然當於人心一官之除確然合於士論朝廷無朝令夕

改之嫌士夫無内重外輕之弊顧不美哉將見聖天子
垂衣巖廊之上親事法宫之中兼愛之恩弗替震疊之
威自孚英豪無抑鬱之心忠義有激昂之氣内外無患
恢復可圖廟堂之上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小大之臣設
官分職靡有不當天下無餘事矣可不謂非常之功耶
若夫其他毫髮析數者某言之亦未幾閤下聽之亦未
暇今日去一官之邪明日疏一事之失此侍御職事也
非小官越俎之敢言如聞閤下盡上臣事君之道求天

下可用之材欲與之共成非常之功黄金臺成顧自愧
始狂斐僭冒以黷崇嚴内省戰兢甘俟顯僇

上史丞相書

某幼務學尚論古之人三代以來君臣之間其相知之
深相遇之厚未有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成
王之於周公者觀其功業掀天地姓名昭日月載於經
傳於史開卷敬讀可攷而知然三臣者蒙其君知遇之
意既深且厚宜其所以報稱者必有驚世絶俗之言以

震耀後人之耳目以聞動四方之傒望庶幾可以大慰其君之心及觀經傳伊尹之告其君者不過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已旁求俊彦啓迪後人而已傳說之告其君者亦不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而已至於周公之事成王則尤切切於此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雖白屋之士罔不敬執贄還贄其來見者不知其幾也嗟夫當成湯之時耕有莘之郊樂堯舜之道天下之士有如伊尹者乎無

也當高宗之時築傅巖之野兆夢想之中天下之士有如傅說者乎無也當成王之時以聖人之才負叔父之親天下之士有如周公者乎無也以天下之士無可擬倫而三臣者輔相其君於一堂之上從容而自為之固無甚難者而乃戞戞然若有所不暇敷求之旁招之致敬盡禮而來之惟恐一日失天下之士而餒然有所不滿於心其故何也抑嘗思而得之蓋天下之才為無窮而一人之身則有限天下之事變為不可極而一人之

智慮則或有所不及泰山高矣未嘗以纖埃之輕而不積也滄海深矣未嘗以涓流之微而不納也積纖埃乃所以見山之高納涓流乃所以見海之深此睿聖武公所以年幾九十猶求箴警於國人而戒其勿以我耄而見棄也嗚呼此亦三臣者之遺意歟恭惟閣下抱伊傅周公之道而一遇大聖人於百世之下君臣之間其相知之深相遇之厚固無媿於古人而思所以報上之意者如彼三臣之用心向固嘗試行之矣而某尚竊有是

言意者誠以聖天子虛已屈尊卑辭厚禮注待元老政欲聞興邦之言求共治之士今衮衣來歸朝夕納誨密庸元化興起治功天下之士苐鼓舞於春風和氣中而不自知其妙耳若曰不自揣度而輒欲自居於哲人俊乂之後則無所逃罪惟鈞慈赦之

上蔣樞密書

竊以方今聖主當陽大儒秉樞小大之臣各修乃職罔敢不敬邊陲無警百姓乂寧人皆謂天下可以廓然無

事而廟堂之上汲汲以籌度士夫之間切切以私議常若有大不足於心有非常之患切巳者是何也豈非以金人雖和而未得其要領不保其往之故耶閣下如以為然僕請吐其說漢之匈奴不能當一郡而賈誼之說乃不見用唐之吐蕃未過西河而陸贄之計卒不能行國家失守外敵見侵三紀於茲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悉陷於敵自古未有也方敵危疑之時可因其亂而急擊之不獨可以殲其衆雖乘勝席卷以空朔庭可也而我

之諸將環視拱手莫之敢先坐失機會使得全師以歸不亦甚可惜耶雖比來請盟詎得已哉蓋橫海之舟已燼沿淮之粟一空少壯斃於鋒鏑老弱疲於轉輸既不能得吾尺寸之土而坐失歲幣是以不得不和以息其凋瘵之民而利吾之有厚賂也然當卑詞以布誠厚禮以遣使庶幾伸結好之情而乃驕傲不肯少屈常欲執其予奪勝負之權使在彼而不在我者其意謂邀之而後固也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法當然爾由

是觀之敵之未必能大舉亦明矣雖然彼常謂我終不
敢與之抗又慮我有以窺其耗怯之狀故當弓勁馬肥
之時未免宣言於人且曰將出其師攻某所取某路圍
某郡又或偏師游兵徊徨四境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
出吾儻無以應之則一二年必聚糧造舟剪棘除道多
為疑兵諸路俱動以示其威吾又無以應之則將一二
年練兵秣馬大舉深入以求其所大欲然非今日之患
亦當在數年之後也閤下帷幄大臣執本兵之柄以生

死將士擒縱敵兵定社稷而致太平者固有藏用之妙非腐儒小生之敢容喙於其間然區區之忠切有獻焉夫得民之心然後能合天之意知敵之情然後能制敵之命人皆謂天意之莫測敵情之難知此所以天以敵遺我而我無以制其命也歟國家聖聖相繼二百有十年厖恩厚澤滲漉天下至於淪肌膚而浹骨髓黃童白叟咸知上意祇今中原之民孰有不懷來蘇之望者哉其戴仰神祖聖宗之德實未艾也推人心而天意從可

知矣景德中北人内侵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往年正
隆之禍又生於肘腋豈人力所能致耶今彼主始立北
面者皆向日操戈犯上之人其心固不能以相安臣挾
威以事其上而常有不忠不義之心君懐懼以疑其下
而常求可去可誅之術君必不能假兵權於所疑而臣
必不能去兵權以自固植其黨蓄其謀不出數年必有
非常之變潰裂四出彼自救之不贍奚暇擾隣國哉此
政國家有為之時也顧吾所以待之之道如何耳抑嘗

聞之閉門而禦盜不若固藩籬以杜其姦操箠而搏虎不若設陷穽而待其至兵法曰以逸待勞以静制動此必勝之道也春夏之時敵方馴服邊烽未摇而朝廷之上遂以為治平之時無事於兵革置勝負於度外秋風漸勁彼卒然張聲示形以警邊鄙則羽檄交馳星夜不絶殆將空國而赴之矣儻使其大舉深入又將何以制其命耶今日上流之勢蜀為最重而又難守國家委得其人久其任而責其効彼且不敢睥睨自蜀而下荆襄

兩淮皆形勢之地所以控扼其要害者而戍兵甚鮮任將不專營柵又皆在大江之南軍有期會必待廟堂之命益兵增壘而後進豈不緩耶誠能擇良將二人重假之權多與之兵推轂而委之一置荆襄之間一處兩淮之上久在任而責以閫外之政如守蜀者方其無事也則不過令嚴守備謹宣撫勿急功利無開釁端而已迨夫敵人有用兵之意必先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茍不能從然後張聲以警我則當體士卒偃旗鼓寂若不聞

其聲及示形以侵我則當深溝固壘清野以待然後遣使者以責其敗盟之過使其一旦忽而出於實驅兵而來遠犯吾境彼勞我逸彼動我靜我直而彼曲破之易爾又何必紛紛藉藉日勤廟堂之憂而時動吾兵民也或者謂一將不足以專任則宜擇大臣知兵者使各鎮於會府而為之節制然亦當久而不易斷不可秋置而春棄任易而考除以自取無寧歲之患如欲賞勞遷功第增秩賜金時一寵之可也以此待敵敵技窮矣不煩

數年彼釁一開而内禍必作我乃興弔伐之師電掃遊氛風清舊壤此萬全之道也將見復萬里之故疆指日可待恭惟閤下籌之已熟而料之已精固不待一介之言而愚意猶懼國家歲為防秋之舉勞兵動衆使荆襄兩淮之民不安其居而天下亦易以恟恟爾是彼能以虚聲而為吾之實患也可不鑒哉某姓在屬籍以章句得出身方將驅馳州縣之間責之吏事顧兵事機會豈特朝廷不忍使之任是責蓋亦非所宜言者也狐忠拂

膚不能結舌是用仰贊廟謀之萬一使他日恢復有期願閤下一録其名字而已不敢踰望繁縟荒蕪祇益冒僭

上曾參政小簡

泛觀自古聖賢相逢必曰千載一遇君臣相遇必曰聚精會神大抵合上下而交泰會風雲於一堂夫豈偶然哉伏自參政先生以名世之資應休期之運出遇明主入柄政機雍容廟堂鎮撫夷夏錢穀之問不至而國日

以富俎豆之事嘗聞而兵日益强一元之氣既調萬物之宜自遂可謂千載一時之遇也又況元首明而股肱良聲氣和而天地應一猷為而道無不合一語默而志無不同其心永肩其德咸有可謂精神之會聚也當千載一遇之時有聚精會神之契無前景鑠巳兆於兹更乞上體天心益調鼎鉉以保我宋無疆之休幸甚幸甚某夷攷漢唐中興之君一時輔弼之臣不為少矣如宣帝之時則有丙魏之有聲如開元之治則有姚宋之皆

賢求其有聲而皆賢德盛而業大所以振風聲而耀史冊者了不可見不過魏相之嚴丙吉之寛宋璟之守文姚崇之應變而已是皆得其一偏未足謂之全美仰惟先生體皋蹈夔輔堯翼舜得寛猛相濟之道備體常盡變之神合四者而一之輔弼之功斯無餘藴矣況聖天子方虛左席以待全材佇覯中興超軼漢唐回視四子何足道哉

上龔參政小簡

欽惟某官負非常之才遇不世之主雄謀碩畫坐以折衝公道正途執而不撓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寅亮燮理而得其宜上追唐虞之稷契臯夔下視漢唐之丙魏姚宋誠以上方鋭志中興恢復舊物故天心克享賚良弼以佐明良會遇决非人力所能致者今也百揆時叙庶政惟和亟聞秉鴻鈞而調元化坐收太平之功顧不偉哉四海之望如此某敢鼓舞以代輿人之頌某一介下士才疎智寡雖欲奮身竭力以效尺寸之功名而命奇

數偶不以罪去則以憂阻竊謂人之大義惟君與親未能致身復不盡養葢嘗慕古人斸茅守冢之義挂冠納履無意於世已奈何貧困迫逐啼號滿前無以代耕適遇鉅賢碩德持政柄以佐聖明罔有一夫不得其所者於是忘其庸鄙之質疎遠之蹤仰首一呼其應如響又乃不抑之下僚而俾之剌郡不處之外服而置之畿甸不遲之遠次而優之近闕不識何以得此於造化敬當摩頂放踵鏤骨刻肌以圖報稱庶不負於知遇如其感悰

謝臆尚竢恭拜於堦下而陳之

序

送史吏部赴名序

天子渴太平當饋太息思得髦俊用敉寧王家一日詔下命江西轉運判官吏部史公乘軺來朝意者將置諸左右以翊治功甚幸甚幸吾吏部雅賦中和妙斡圜機嘗來江右贊畫幕府流風于今藹然棠蔭未徙入為名郎道行乎朝廷言合乎上心斂散天下之賦變通無窮

國用以足時輕用戎事抗論指大臣非才戰果不克忠
嘉啟沃印若卜灼天子曰都我其試哉乃眷舊游賦甲
天下雲屯戈旆支鼎待飽飛輓之任重而不輕況夫官
汙吏蠹俗薄民𦳝寔賴抉剔漸摩之效公至未閱時汙
者汰蠹者革薄者厚𦳝者起廢興船場於二郡植屋三
百間鳩良材數萬夙弊一凈漕餉之利由是而永又稽
吾氓輸賦姦胥敢陸沉者纖悉俱在獲緡錢六十餘萬
盡輸中都怡聲色省號令而人從事建奏最天子嘉乃

續祇今趣召固宜鋒車既膏駟馬既調搢紳之士聞其至踴躍而喜耆童之氓惜其去齎咨而慕某江西之人也與氓甚稔乃謂之曰天子不以一方先天下公渠肯以天下忘爾一方耶是行也願毋使士氓以為不然然敢敬告以別乾道二年四月日謹序

春遊序

乾道二年春王正月天意若曰前秋溺浙去夏焦江西稼夫告病今歲適飛兆否甚將泰宜厚復於我民以故

膏雨綿仲月不止犂滑耨易豐年已兆无咎良惜春事投閑乘舟界澄練走寶坊暨中流煙雨四垂濛自西北來似欲阻吾游者乃與同志誓曰昔韓文公開衡嶽之雲誠徹神與吾儕儻文公若天當乞我半日晴使登臨一笑浩歌而歸然後樂西成之晏也言已漏日爍輝遂偕往還同志賦詩遂筆此言為序

記

潭州張氏池記

長沙之東附山為城因泉為池茂林修竹輕煙濃陰蔽虧城隅芰花荇實清香潤氣疎密池面故郡人徒見其林泉之美而不知有城池之阻也有唐戴氏作堂于東池柳子厚為之記曰丘林山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或者曰此地是已繇戴氏迄於今歷數百年繼續湮淪鬱為民居埃氛喧囂人境俱廢我宋淳熙丁未有寓客曲陽張氏子一見而樂之出金五十萬盡得其敝屋故址

于是毀折平治芟薙翦滌薙蔓山負古甓不增而高水浮新岸不闢而廣卻立環顧奇顯秀露發于天然雖子厚所云亦不足以盡其勝之彷彿端面植堂前軒後亭翼之東西仰高臨深屋不十楹而四時俱適落成置酒舉觴囑客曰為此之意豈無說焉去塵市未一間而有幽棲之趣返吾廬才數步而無奔走之勞高軒四車影纓曳裾釋鞅委羈一日之娛我則飭灑掃之奴騷人墨客批風唱月逸飲狂歌漏盡未畢我則奉淋浪之筆益

友嘉姻意欵情親俟鯖齋釀迭為賓主我則紓歌舞之

菌若夫戴氏之子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離世

樂道我則莫敢與之俱客以為然乎應齋趙子曰治亂

殊時榮悴異致樂道者聖人之所與離世者君子之不

由子其擇而處之張曰諾顧書於屏以為後記